

沈平畫展 造化心源

【大公報訊】記者劉毅報道：沈平近作展「造化·心源」即日至十一月十六日在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唐炳源唐溫金美展覽廳舉行，以八十幅水彩作品，呈獻維港風光、陝北窯家、域外都市，以及人物花卉等多個題材。與專攻山水、花鳥畫家不同，沈平好似什麼都可以「畫一點」，用水彩繪心中景象，別具一格。

走街串巷尋畫趣

香港科技大學藝術系兼任教授王無邪評說：「沈平是一位不易被歸類的畫家。」他畫水彩、又喜歡水墨，酷愛水彩，又鍾情鋼筆畫。擅以自然為師，信守「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生於北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來港定居，沈平師從顧生岳、徐永祥，不畫九樂的美、黃山

的秀，專為平常百姓的瑣碎「寫生」，於走街串巷間，畫大城市和小鎮子，自是收穫一份「樂趣」。

是次展出近八十幅水彩作品，多聚焦於建築物，有舊時維港、銅鑼灣的繁華，也有大隱隱於市的茶樓一隅，他用或濃或淺的水彩，模擬日光。快速描畫的線條、精確的畫面布局，前後景搭配，水彩色塊的均衡、重組，鋪排，沈平「以手畫心」，流連於每一條弄堂、每一處村落，從一個「外鄉人」的角度，記錄香港。「藝術來自於生活，那些看似平凡的事物，能令我感動，我就會選擇把它畫下來。」沈平說。作品多為沈平依照舊時香港照片繪製得來，比如大澳彼時的漁村，上海街文明里舊攤檔。「我並非刻意懷舊，只是我走街串巷、訪問漁村，畫它的繁華、亦畫他的歷史

滄桑。不論一間茶樓，還是一艘渡船，香港都透出一份現代與傳統交替間的微妙，而期間又有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他說。今個畫展，沈平亦畫今日碼頭，一幅水彩畫《霧中輪渡》，恰到好處的水彩「力道」，使得畫作又好似蒙上了一層水墨畫般的朦朧。

最緊要畫得開心

十七年的邊陲生活，亦讓他有了更多體會，堅持「畫得開心即可」的沈平，亦會背着畫板，遠足寫生。今次他又以金黃色的水彩講邊陲生活，作品《邊陲秋陽》中的一匹馬、一抹斜陽，隱去的線條，卻又不那麼寫實，像極了「印象派」的畫風。以土黃色作為基調，還原陝北農家村落、山西平遙古鎮，記錄那裡的風土人情。在《補鞋匠》中，孤

獨的補鞋人，他以漸進的水彩，刻畫人物肌膚，以及灑在地面的日光。此外，威尼斯的水城、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一角，以及印度駝隊關於歷史的印記，都讓他畫了個遍。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兼任教授王無邪、藝術家沈平、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陳麗霞等出席了畫展開幕禮。

查詢畫展詳情，可瀏覽網址：<http://library.ust.hk/>。



▲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的香港畫家沈平 本報攝



本報攝



▲沈平近作《印度的驕陽》，於印度駝隊身上尋歷史蹤跡 本報攝



▲作品《平遙古鎮》 本報攝



▲沈平以舊照片繪《早期的尖沙咀碼頭》 本報攝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甫步入新城劇團排练廳，筆者以為走進了異度空間；導演蔡錫昌與演員皆赤腳站在劇場中央，為一個字一句話的語氣和聲調反覆琢磨，神情之投入，恍若置身《玫瑰情書》主人公聖修百里那充滿浪漫與矛盾的戲劇世界。

新城劇團新作《玫瑰情書》以安東·聖修百里為主角，將他集飛行員、探險家、作家、人道主義者與國家英雄為一身的傳奇人生，在舞台上進行解構和重組，藉名士風流來探討主角終生在「愛情與婚姻」、「冒險與世情」、「修身與平天下」之間的抉擇。

大公報實習記者 周婉京



▲蔡錫昌稱「康綏羅是小王子的玫瑰」 本報攝



▲劇團綵排「美國記者發布會」一幕現場 本報攝



▲圍繞在聖修百里身邊的三位女子實為其創作的「繆斯」

▶鄧偉傑將飾演頗有「中世紀騎士」性格的聖修百里

▶康綏羅（曾棧尉飾）嫵媚妖嬈卻也潑辣，令聖修百里「進退兩難、欲罷不能」

聖修百里傳奇人生

劇團創辦人兼藝術總監蔡錫昌在與記者分享創作初衷時，饒有感觸地講起自己自去年創作舞台劇《小王子》時開始關注作家聖修百里，他說：「那時，我留意到有一本聖修百里妻子康綏羅生前所寫的书，名叫《玫瑰的故事》，書尾給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話寫道：『她是他不能忍受，但又不能缺少的女人。』」

沙漠場景 時空交錯

正是由聖修百里與其妻康綏羅開始，蔡錫昌像組湊拼圖一樣，從每一本有關二人的書中找尋對聖修百里的描寫，在精讀《勇敢的飛行員》、《風沙星辰》及《玫瑰的故事》等書後，一個立體、全面的聖修百里浮現於蔡錫昌腦海，「聖修百里的背景色彩繽紛，他原本是法國人，但去過北非、阿根廷和美國。」

蔡錫昌介紹，將於十月公演的《玫瑰情書》全劇共十八場，將演足三小時，其中「史詩性」為貫穿始終的風格。在戲劇手法上，他看重「戲劇蒙太奇」所獨具的藝術表現力，認為「電影化」的敘事方法更助呈現人物生平閱歷之豐富。

同時，他透露了演出結構：「第一部分是倒敘形式呈現的，一開幕就是電台節目以書評方式訪問作家的遊記，講述他一九四二年以前的生平。第二部分將重點演繹《小王子》的出現。」

劇場，在蔡錫昌眼中，是為觀眾提供時空交錯感的地方，因而，在整齣戲中「沙漠」作為場景亦是意象，顯得至關重要。「沙漠」不僅將於上半場傳遞「風沙星辰」一題，又會引領出第十三場的「重頭戲」——沙漠墜機。「在茫茫黃沙之中，我們要探尋一些東西，揭示一些東西，尋找他過去的事跡。」蔡錫昌說。

以人為本 有血有肉

此外，蔡錫昌用了許多「戲劇牌照」（Artistic license，將原著情節改編，使整體故事更適合戲劇塑造）來凸顯聖修百里生命中幾個重要的時間點。譬如，現實中促成《小王子》一書的幕後推手原本是出版商，蔡錫昌卻將這份功勞轉交主人公的紐約戀人——女記者詩薇亞。這一點驗證了蔡錫昌編劇「以人為本」的特點，他總說「人物組成了故事，故事塑造了人物」。

好的人物需「有血有肉」，《玫瑰情書》即將聖修百里的「血肉」付諸與他的情感訴求中。是次演出，聖修百里（鄧偉傑飾）將在三小時內遇見妻子康綏羅（曾棧尉飾）、情婦B夫人和女記者，此外，他的母親是他另一個不能或缺的女人。

面對「情感戲」，蔡錫昌坦言「有難度」——難在詮釋聖修百里生平的複雜性：「除了他與三位女性的感情瓜葛外，寫作焦點已擴大到作家與作品的關係和他如何變成法國國家英雄。」記者就此目睹了排练中有關「聖修百里愛國」的精彩對話：「你離開歐洲時是個難民，來到紐約就變成名人，你有什麼感受？」

「紐約朝氣逼人，我每日都像開派對一樣，但我的國家被打敗，我好似一個受傷的人。」

這段台詞表露出主角對祖國的擔憂，但又不同於常見的歷史正劇，不會過分悲傷。記者猜想箇中奧妙源自蔡錫昌及其劇團對香港話劇長久以來的「樂在其中」。

四十餘年的戲劇生涯令蔡錫昌成熟內斂，他長於改編莎翁劇作，慣於敏銳捕捉傳奇人物身上被忽略了歷史細節。最後當記者問及《玫瑰情書》寫予誰人時，蔡錫昌笑答：「情書就是為了去抒發情感，表達自己，用美好的字眼渲染生活。」

編者按：《玫瑰情書》將於十月三日及五日在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上演「紙短情長、情書不老」的動人史詩。查詢詳情可致電二六〇六七二七二，或瀏覽網址：<http://www.prospects.org.hk>。

鄧偉傑對角色有共鳴

資深戲劇藝術工作者、《玫瑰情書》男主角飾者鄧偉傑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是次創作將關注人物的塑造，包括主人公生平、性格及情感訴求上的表達。

在鄧偉傑眼中，安東·聖修百里集合了飛行員與作家等職業為一身，十分傳奇。《玫瑰情書》劇本尊重原著並將書中經典搬上舞台，他坦言通過看劇本加深了對人物的理解。

鄧偉傑曾憑藉舞台喜劇《笑的大學》獲得第十九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獎，他所塑造的喜劇人物形象鮮明，被觀眾熟知。當記者問及為何今次改走正劇路線時，鄧偉傑表示：「我有許多不同風格，喜劇和正劇，我都喜歡探索。而我在接一齣戲的時候會看兩點：一是合作的班底的水準，二是我塑造的人物是否與我有共鳴。」

聖修百里即為一個可以讓鄧偉傑「產生共鳴」的角色，他坦言這次飾演歷史上的著名人物，角色的「真實性」是他這次演出的一大挑戰。另外，鄧偉傑三年的留法經歷讓他或多或少擁有一「法國情意結」。在法國受過專業戲劇訓練的他，對肢體動作上的要求頗高，這次演出亦將肢體語言融入聖修百里的感情表達。

闊別十三年再次與新城劇團合作，鄧偉傑回憶起上一次演出《武松打蛟》而感慨：「新城劇團是香港中小劇團的代表，很有特色，這次再和新城合作，雖然劇作不同、時間不同，但希望帶出新的風格和好的創作。」

最後，鄧偉傑也道出他對《玫瑰情書》的期待：「聖修百里這個角色呈現出了許多可能性，可以對觀眾產生一些啟發，令他們意識到自己人生的大方向，不無人云亦云。」除了對人生的指示外，他亦希望這部史詩性的優美劇作可緩解香港人所面臨的生活壓力和社會矛盾。